



◆阮家儀想透過作品，展現她小時候的香港。

二戰後香港塑膠業不斷發展，玩具製造逐漸成為塑膠業的最大範疇。上世紀七十年代，香港曾是世界最大的玩具出口中心，這段歷史或許已快被遺忘，但每個人的記憶中，一定有幾件熟悉的港產玩具：機械人、洋娃娃、模型車或是公仔錢鏢……牽起背後一段童年回憶，也有一段時代故事。香港藝術家阮家儀，是一位收集玩具、收集故事的人，她把收集而來的無數陳舊小物拼砌成立體雕塑，在旋轉中光影流轉，訴說着藝術家心中最懷念的物與情。

◆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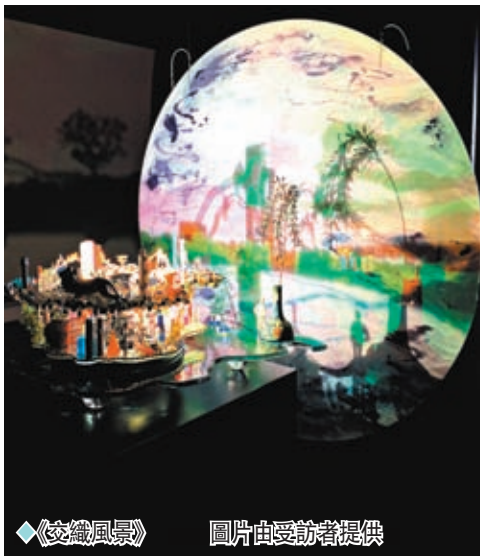
◆阮家儀很喜歡香港早期生產的玩具有着人手製作的瑕疵痕跡。



◆1940-1950年間香港生產的牙刷，上面印着British Empire Made字樣。

懷舊小玩意 凝結時代故事

阮家儀：我想展現童年時的香港



◆《織風景》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阮家儀位於觀塘的工作室裏，收藏着她多年集來的過萬件小玩意。最早的收藏是用幾個鐵皮罐儲存的，她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，是採訪油麻地上海街的家庭式舊店舖，在店裏她發現了許多「寶藏」，舊物物件背後有故事，玻璃店的鏡子見證了颱風「溫黛」，又見證了天災物資不足，店舖轉賣水桶，後又賣回玻璃和鏡框，阮家儀說：「當發現從一個物件可以看到店舖的發展、整條街道的發展，這讓我很觸動，於是我就開始收藏物件。」

透過舊物件看香港歷史

阮家儀創作的裝置《登陸何處》今年在香港藝術館展出，作品上聚集着鱗次櫛比的懷舊物件，有梳子、鏡子、直尺、茶葉罐、奶樽、積木、珠子……出人意料的是，它們在牆上投射出流光溢彩的景致，竟是有今有昔、有建築有人的香港。「這件作品在香港藝術館開幕時，有很多工作人員圍觀，他們都已經上了年紀，但從中認出了很多他們見過、玩過、用過的東西。」阮家儀說，在她找到這些物件的時候，就好像找到香港曾經的一段歷史和故事，像是拼圖的碎片，不同年代的產物中，也可以看到和歷史息息相關的變化。

一切創作的起源，都是來自於阮家儀覺得自己不夠了解香港：「實習時我認識了一位來自澳洲的畫廊老闆，他在我出生的年代來港，跟我討論太古糖廠，而我竟然不知道這地方的歷史，我的認知中只有太古城。這讓我覺得詫異，我怎可以連自己出生長大的城市都不認識呢？」於是她開始在舊物件的收藏中，和不同的賣家聊天，聽他們說物件的來歷，背後的故事，從小物件看出去，彷彿萬花筒般的歷史盡在眼前。

從家庭往事到時代故事

阮家儀的不少藏品，購於本地屋邨的舊文具玩具店舖，她總喜歡找店主聊過去的事：「但要買多幾次東西他們

才會信任你，所以我總是好像『三顧茅廬』一般。」阮家儀笑言。一間光顧多次的黃竹坑屋邨郵局裏的文具店，阮家儀在商場重建前夕再度拜訪，店主才敞開心扉談起店舖歷史：「其實那間舖原本是五金店，店主婚後希望太太也可以幫手顧店，所以就轉做文具舖。當時黃竹坑的製造業大部分廠已搬去內地，但許多產品仍是在香港包裝，因此他們最初也不只是賣文具，還會提供包裝和Label給客戶。直到90年廠方徹底撤出黃竹坑，才開始只賣文具。」一間店舖的轉變背後，既是家庭的往事，也涵蓋了香港製造業的歷史。

阮家儀也感慨，隨着連鎖店舖的增多，人們再也不必為了買一件物品跨區去尋找。「沒有了小店，也沒有了想念與寄託，那麼人對於城市的歸屬感又從何而來呢？」在她的作品裏，她用琳瑯滿目、繽紛多彩的昔日物件，打破了香港的工整和同一性：「我有時會想問，香港是否需要這樣工整呢？一個城市太工整，就會失去它的特色。」她想透過作品，展現她小時候的那個香港。

最想念童年的人情味

除了尋寶得到的東西，阮家儀也見到一些舖頭保留了往日的人情味，這些都令她很想繼續去收集舊物件。「現在的屋邨仍會有家長把小朋友寄存在屋邨店舖然後去買菜，像我小時候那樣。這種充滿人情味的氛圍，始終是最令我感到安全，最能夠安慰到我的氛圍。」阮家儀說。

而她作品的創作，也離不開那些充滿人情味的人們。「我作品裏用的亞克力膠，一直是來自新填地街相熟的一位張師傅，他令我更加喜歡跟人聊天。我經常在深水埗和旺角掃完玩具，就在他那裏嘆冷氣等車，他叫我幫他看舖，這種信任讓人很舒服。」



◆阮家儀收藏了過萬件玩具等小物。

阮家儀的收藏品產於1940至1980年，細看物件類型和上面的標記，香港的歷史也躍然而出。40至50年代，她收藏的是牙刷：「戰後物資緊缺，玩具業還未興起，塑膠業主要生產日常用品。那時香港無人知，所以牙刷上印的是British Empire Made。」50至60年代，玩具業方興未艾，收藏的種類也紛呈，有塑料鴨仔、扮煮飯仔的各類玩具等，阮家儀說：「那時產的一套茶杯玩具，每隻杯、碟上都寫着Hong Kong，強調香港製造，我感覺是因為50年代前壓抑了太久，當可以標記產地本名，人們都為香港製造而感到驕傲。」這階段的玩具有着半機械半人手製作的瑕疵痕跡，而到70至80年代，全機械製造開始普及，瑕疵變少了，玩具也更加堅固耐用。

90年代，香港的廠房陸續收縮，生產線轉移到內地，「香港製造」逐漸消失，內地產和日本產玩具開始變多。阮家儀的收藏以「香港製造」為主，但隨着時間，市面上的「Made in Hong Kong」越發罕見，她最大的兩批收藏都是購藏於海外。「有一批是一位來自馬耳他的已故商人，因他遺忘了自己其中一棟物業，儲存在那裏的這批玩具，直到他逝世後處理遺產時才被發現，在2015年左右被賣給我倫敦一位做跳蚤市場買手的朋友。我從那位朋友那裏見到這批玩具，因而發現了一段香港的歷史。」

阮家儀也有幾個船和火車的模型，來自香港本地一件玩具廠，這些模型是當時香港工廠最後一批生產的玩具。「賣家叔叔見證了這間工廠搬去內地，香港所有機器都被棄置的過程，當他把這兩個『遺物』交給我時，我忽然感到他好像交給我一個很大的歷史使命。」

「香港製造」見證歷史



◆《鴿舍》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新作《鴿舍》

講述城市管理者與市民關係

阮家儀近期完成一件名為《鴿舍》的新作，裝置內有很多是訓練雀仔的物件，如雀仔玩具、腳環、餵食工具、計時錶等，靈感來自十年前觀塘市中心重建時拆除的香港最後一個賽鴿舍。「訓練鴿每日要載鴿子去到沙頭角，然後牠們自己再飛回來，有訪問者問訓練鴿，你養鴿子開不開心？訓練鴿人卻說：我每次放飛看到牠們在天空自由翱翔，我覺得牠們很開心。」阮家儀受感於這個有少少矛盾的答案，以及訓練鴿人與鴿子之間的關係，因而創作了這件作品：「我覺得這與城市管理有點像，城市之中的人不開不開心，和城市管理者認為市民不開不開心，是兩回事。城市之中的人與城市管理者，就好像白鴿與訓練鴿人之間的關係。」

◆《登陸何處》

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寫意風格 幽默手法

運用女性視角「織影」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黃依江）近日藝倡畫廊舉辦王濛莎個展「織影」，展現藝術家遊走於傳統和當代之間，用創新方式講傳統寫意風格重新詮釋的成果。王濛莎的作品通常充滿大膽而鮮艷的色彩，呈現出具有純粹美學性和象徵意義的視覺盛宴。她運用傳統書畫中的散點透視法，讓意識流的敘事在作品中展開，提供了一種非直線式、流動的思想和情感探索，與西方美學強調的邏輯和嚴謹透視法形成對比。

王濛莎1982年出生於無錫的書畫世家，2006年畢業於西安美術學院，研習動畫。又先後進修於澳洲格里菲斯大學、英國南安普敦大學，後回國投入藝術創作。她曾獲多個獎項，包括二〇〇九年北京《中國書畫》雜誌選為「中國當下最值得媒體關注的十位青年畫家」之一、二〇一一年《芭莎藝術》的「世界100件年度至愛傑作

獎」、二〇一三年北京《國家美術》雜誌「金星獎最具價值獎」。她的作品亦獲英國「女性藝術收藏」董事會成員私人收藏。

作品《一縷冷香遠》中側臥的少女，巨大的蝴蝶和靜物，繪畫卻並不沉重，而是輕盈的。王氏的創作是對成年世界的反抗，保留了童年想像與奇妙鮮艷的色彩，也令人想到江南的自然風光。作品《花影》中，她將一頭童稚的老虎與吉祥元素進行對比，巨大的藍鳥，玫瑰和宮廷仕女——作品中充滿傳統書畫中的物件和自然元素，又像一個童年的幻想世界。王氏與著名藝術家丁雄泉有着相似之處，他們同樣出生於無錫，並且都以鮮艷的色彩和書法性的線條為特色。然而，身為女性藝術家，她運用女性的視角，重新審視過去並展望未來，從而重新定義歷史上和現代文化中的當代水墨藝術。



◆《一縷冷香遠》



◆《花影》